

長城抗日戰役，徐庭瑜將軍（右）視察前線地形時留影。



徐庭瑜，字月祥，安徽無爲縣人。爲近代名將，我國戰車部隊的創立者，世稱裝甲兵之父。早年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，因事返里，任私立勵志小學校算術教員，課暇則出遊，足跡遍及鄉鎮，爲測繪成全縣地圖一幅，筆者在台猶親見於同鄉友好張泰康君壁間。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北伐時，庭瑜已任副師長，以戰功升第十四師師長，而第十

七軍軍長，而保定行營主任。因在河北古北口抵抗日軍侵華，戰功彪炳，黃杰、關麟徵皆在其麾下，爲日寇所忌，指名逼迫我政府將其調離平津一帶。不久，膺命出國赴歐陸，任軍事交

通考察團團長，因知近代陸軍非機械化不可應。聰明睿知，守之以誠；豪邁英勇，守之以所能及，藏有精槧古籍潔白紙大字木版書數千冊。攜之來台，皆前駐軍北平時，親自收購者，除少數爲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收購外，其餘身後由其子捐贈於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，藏非其地。——應贈與中央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，以資流通。世人多知庭瑜爲名將，不知文亦可觀。

有座右銘見其學養

徐庭瑜將軍親撰座右銘原文照錄如下：

沙場名將沉沒翰墨

裝
甲
兵
保
姆
徐
庭
瑤

王先漢

徐庭瑜，字月祥，安徽無爲縣人。爲近代名將，我國戰車部隊的創立者，世稱裝甲兵之父。

敵，目睹心驚，返國後，專心致力陸軍機械化教育，乃創設陸軍交輜學校及通信兵學校，任二校教育長，其後交輜學校改名爲機械化學校、裝甲

兵學校，皆任其事，同時兼任軍事委員會訓練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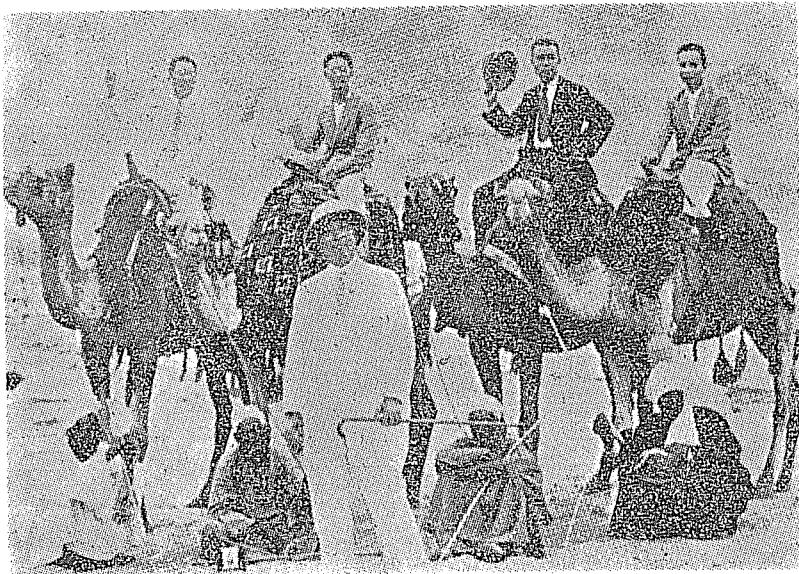
集團軍總司令指揮機械化部隊之第五軍收復廣西崑崙關，大勝日寇，爲抗戰中雙方僅有之一次裝甲兵之戰爭。抗日全面勝利後，首任陸軍裝甲兵

司令，東南軍政副長官，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

委員，後以國民大會代表終於台北，時民國六十三年八月，年八十四。

庭瑜書法，端莊厚重，亦如其人，非通常人所能及，藏有精槧古籍潔白紙大字木版書數千冊。攜之來台，皆前駐軍北平時，親自收購者，除少數爲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收購外，其餘身後由其子捐贈於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，藏非其地。

謹；功冠羣倫，守之以謙；廣蒙盛譽，守之以謙。不與矜飾人爭榮譽；不與盛氣人爭是非。權利，怨之府也；聲名，謗之媒也，何以止怨？曰無爭；何以止謗？曰無辯。當仁不讓，是為有志；當忍不忍，是



抗日戰爭之前，徐庭瑤將軍（中立左手持手杖者）在歐陸考察途中留影。

為無量。經一番挫折，長一分見識；容一番橫逆，增一分氣度；學一分謙讓，討一分便宜；加一分體貼，知一分情理。一念疏忽，是錯起頭；一念決裂，是錯到底。絕大勳勞，只怕一個矜字；最大過失，可貴一個悔字，心不妄念，口不妄言，所以存誠；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所以慎獨；不負所學，不負生民，所以用世，困辱非憂，取困辱為憂；崇利非樂，忘崇利為樂。繁華境遇，一過輒生淒涼；清涼生活，歷久愈有意味。放任如駛車走坡，力雖不加，而輪莫能止。持身如冰清玉潔，操行如白日青天，言論如敵金裹石，襟懷如霽月光風，居間罕聞嬉笑怒罵，以正其範宇；座右遍書名諺格言，以勵其志氣，其狀如愚，適成自衛之資；自舞其智，適見其自欺之愚，克己如負重登山，志雖已立，而力恐不及。防欲如挽逆流之舟，才歇手，便下流；力善如擡無枝之木，才住腳，便下墜。花繁柳密處撥得開，方是手段；風狂雨驟時立得定，才是脚跟。」

精醇之言，純粹儒者氣象，足見他學養之深，試觀其爲人，大致與所說不差，真是

「不負所學」，非花言巧語好爲個人宣傳作。徐廷瑤將軍晚年在台爲營屋謀利負債，窘困幾無以爲生，「小德出入可也」，足見知易行難。而孔子所說老年戒之在得，却爲不易之良言，顛撲不破之理，幸有一經商致富之機校畢業學生方某，篤念師誼，每月餽贈六千新台幣，作爲生活之資。某年除夕債主雲集徐寓，吵鬧不休。方某午夜始送來贖款，恐早送爲債主瓜分，何以卒歲；時徐氏囊中僅二十餘元台幣耳，筆者聞而憫之，乃自動爲之推售部分藏書於政治大學圖書館。徐氏於故鄉原不能忘情，諒必有構想，希望能促成爲一理想之境，抗戰前曾助鄉人組團赴河北考察平民教育會實驗縣之定縣，且薦其保定同期同學曾任廣州兵工廠廠長鄉人戴端甫爲無爲縣長，惜此人無治才，徐氏又於西門徐氏宗祠內自設圖書館及小學；另設出國留學資金十名，每名銀元三百元，並將城隍廟城隍塑像由正殿搬出，由縣政府改設爲民衆教育館，且爲縣庫墊大筆款項收購曹氏私人公園爲公立公園。此皆促進故鄉建設，無不盡力爲之，不久，抗日戰事起，一切都停頓了。

就筆者所知，平心而論，徐氏不失爲一忠厚而有心之人。規行矩步，木訥篤實，不善交際，非恣睢武夫，固不容於亂世，而晚景淒涼，是爲必然，爲其個人亦國家之大不幸。筆者爲鄉後進，雖同留台瀛，而忙於教讀，未能晤談詳詢其平生志業，今日排比其事跡，寫此文，猶不勝悔恨之至。

寫於美國洛杉磯